

一个华裔电影人的浮生札记
「西」米格尔·张◎著

晓风残月 地中海

姬姬，你看不到这本书了。
姚姚，你看不到这本书了。
书霓，你也看不到这本书了。
姬姬，即使你还在我身边，
也无法帮懂这本书，
只有让
琴，看完这本书后，
用心声给你们叙述
我这晚风残月下的幻梦！

一个华裔电影人的浮生札记
「西」米格尔·张〇著

暖风秋月
地中海

z
2X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地中海晓风残月：一个华裔电影人的浮生札记 /

(西) 张著.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1

ISBN 978-7-80225-414-5

I. 地… II. 张… III. 传记文学—西班牙—现代 IV. I55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97594号

地中海晓风残月：一个华裔电影人的浮生札记

[西] 米格尔·张 著

责任编辑：古 雪

责任印制：韦 舰

装帧设计：私设坊 
E-mail: myal027@163.com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65270477

传 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河北大厂彩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70×970 1/16

印 张：16.625

字 数：186千字

版 次：2008年1月第一版 2008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25-414-5

定 价：25.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米格尔·张

原名张宝清，享誉国际的知名电影摄影师、设计师、建筑师、画家。1931年生于南京，从小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染，后久居海外半世纪有余，现居西班牙。1960年毕业于西班牙国立电影专校，1965年毕业于马德里电影实验研究院。从1960年代开始，即与斯皮尔伯格、大卫·林奇等诸多国际导演合作，在百余部国际影片中担任摄影指导和艺术指导，兼任布景、陈设、道具设计师，参与的电影有《沙丘》、《大班》、《太阳帝国》、《罗马帝国衰亡记》、《天国王朝》、《火山情焰》等。曾多次举办个人画展，并受邀在中央美术学院、台湾大学、台湾新闻学院以及西班牙大学等高等学府和著名博物馆做有关艺术、电影、中国园林、书法等演讲。著有《中国私家园林》、《电影灯光的处理》和《中国艺术》等。

【新 星 电 影】

波兰斯基回忆录

Roman by Polanski

异端的影像：帕索里尼谈话录

Pasolini Rilegge Pasolini

戈达尔：七十岁艺术家的肖像

Godard: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t Seventy

西部里程碑：约翰·福特的生命与时光

Print the Legend: The Life and Times of John Ford

弗里茨·朗：狂野的本性

Fritz Lang: The Nature of the Beast

地中海晓风残月：一个华裔电影人的浮生札记

丛书主持：许苏葵

责任编辑：古 雪

责任印制：韦 舰

装帧设计：私设坊·视觉印象

E-mail: niye1027@163.com

妈妈，你看不到这本书了。

娥娟，你看不到这本书了。

书霓，你也看不到这本书了。

姬姬，即使你还在我身边，

也无法看懂这本书。

只有让

琴，看完这本书后，

用心声给你们叙述

我这晓风残月下的幻梦！

目 录

001	楔子
004	负笈西游
015	旅途风光
021	入学攻读
034	异乡新识
062	家书万金
069	转学影校
075	绮丽恋情
082	新巢始筑
088	初涉影坛
100	宝岛行
127	双栖工作
186	重返校园
191	返乡归里
201	爱女之夭
209	七点二十四分
224	天作之合
243	妇唱夫随逍遥游
249	丁香树下的神伤
257	后记

楔子

时兮逝矣，少小弱冠去国，瞬间已过古稀，记忆中悲欢并存，淡淡的忧思，即杳的喜悦，均随微带腥咸的晓风而去。我漠然仰望天际，叹即将隐却的残月，漫步在地中海浅黄的沙滩上，清凉的浪花轻轻拂过脚踝，涤尽心底杂念，往事若云烟、似游丝，飘忽不定难以捉摸，只得耐性将之一朵朵、一缕缕拾起、理顺，诉诸纸面。

我祖籍江苏无锡，先祖父映辉公有后九人，长女出嫁当地世家华府，其余皆儿，先父馥泉是最小房，娶盱眙县令之苏州龚氏闺秀紫绡为妻，生我姐弟五人：海玲、宝笙、葆和、我——宝清，及宝玮。先父少年考进上海哈同书院攻读，与龚鲁荪为同窗挚友，故与其妹即先母缔结良缘。先母曾毕业于过去南京首都第一女子师范，属民初首批新女性。由于先父母均为读书人，记得幼时家中，无珠宝贵重什物，唯厅堂满壁字画，书房满架中外书籍耳。鲁荪二舅英俊潇洒，沪上英籍犹太巨富哈同书院创办人，欲将其干女卢嘉玲嫁之，并许诺以南京路房产陪嫁，当时，二舅已与二舅母交往，据说二舅母乃冰清玉洁之豪门之女，二舅未贪嫁妆，婉言谢绝婚事。他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入电影圈，曾为《春风杨柳》影片之编剧，并为张石川导演之副导，除此之外还在片中客串演出，女主角是杨耐梅和夏佩珍，夏佩珍和蝴蝶同为当代明星，尤其在中国第一张武侠默片《火烧

红莲寺》中合作，更红极一时。二舅曾与夏佩珍相交甚笃，在片场内外都形影不离，曾传为上海滩影圈佳话。大舅龚杰人字韬庵，从事革命，清末在上海起义，与陈英士各率部队攻打逊清兵工厂，可惜大舅所领之革命军因情报不确，攻击未能奏效，而陈英士却获成功，后被派上海为首任总督。

哈同书院系民办英语学堂，不收学费，但能进入攻读者，都是出类拔萃之学子，先父在校时成绩斐然，结业后遂被甄选至邮局以邮务员资格服务。¹之后，先父调至南京邮政总局工作，所以我的出生地是南京。苏皖两省虽毗连，前者先进，后者落伍，邮政总局有鉴于此，在抗战前夕派先父到安徽邮政管理局整顿业务，遂留下工作。因此，我全部中学学程在当时的安徽省省会安庆完成。

上述是我简单的家世沿革。我曾有过优越绮丽的童年，在校亦可称得上品学兼优，因此被保送西班牙深造。我的出走计划，远在一九四七年就读高三时已拟定，本想学成归国服务，怎奈时局不允许，滞留西欧成家立业，蹉跎至今，不过我四海为家不以为悔，认为在外宣扬华夏文化报效祖国，不比在国内工作为低。

此非小说，更不是系统性的传记，只是生活片段，独立性札记，每章如散文，有完整情节，设若依章顺序阅读，则是具有连贯性的详实故事。其中有观点有理念、有影业操作和花絮、有阅历有游记、有恋情有死亡，随心走笔任意翱翔，想到何处写到何处，不拘文体和结构之统一，不图嘉赏和摒弃，仅是一番真实的心声。

我撰写此札记之动机，首先是自娱，年事已长，叹夏夜之流星划空而灭，朝菌不知晦朔，浮生在世瞬间即杳，诚如东坡居士所云：“事如春梦了无痕”，乘目前尚能执笔，或藉电脑将所思所历叙述书面，若待来日脑衰智弱不复记忆时，碍难将生平藉文字记下，岂不可惜！我欲将一名久居

1. 民国初期之银行、海关和邮政均掌握在英国人手中，故英语人才在上述机构中均任高职。

海外半世纪有余的华裔影人，亲历四大洲所闻所见，对人对事的看法和态度，公之于世，舆论认可与否，是个别观点，我不会在意，仅希望能有闲阅此“语无伦次”篇章之有缘读者，在作者的悲欢哀乐的经历中，稍获少许茶余饭后闲聊的资料，我愿足矣！

米格尔·张

二〇〇七年初春于马德里

上海的暮春，仍是料峭多阴，清晨起床，打开阁楼卧室天窗，灰云密布，似将雨。冷风拂面，我不觉打了个寒噤。

今天，渴望已久的今天，一九四九年五月三日，我本该兴高采烈地整理留洋行装（那仅是一只中型旧皮箱），可是，当时的情绪正相反，即将抛弃生活了十七余年的家园，尤其是必须辞别从安庆赶到上海的慈母，那份沉重抑郁的心情，早把达到出国愿望的豪兴，驱散得荡然无存。

记得，一九四八年仲夏，我在安庆的教会学校高中毕业的前夕，我的英文老师王通儒（Jaureguizar）神甫突然来家造访，转达安庆天主堂何广扬（Heras）院长的意见，准备在我高中毕业后，保送到西班牙深造。当时母亲一听此说，起先十分兴奋，但随即意识到，孩子此去何日能返？踌躇良久不能决定……最后终于毅然忍痛允诺。

当时，西教会决定保送赴西留学的中国学生，共有七人：鲍克俊，上海震旦大学法学系毕业，管茂生、曾宪揆，同大学分别在文学系和政治系肄业；王安博、韩伯贤、施正祥以及我，都是同届高中毕业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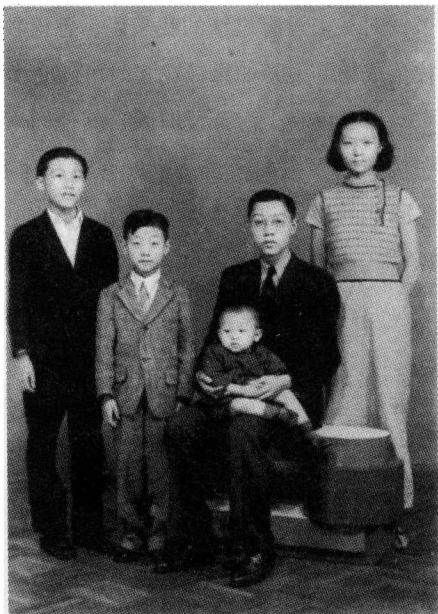
回忆次年春季，我一家人分散在外，大姐海玲在南京邮局服务，姐夫胡章南在同市银行工作；二哥葆和赴湖南与未婚妻丁紫芬会合，那时她正服务于白崇禧军团属下政工队话剧团，湘潭一役国民党军队溃败，她遂随

军队退转广西柳州，后被解放军追击时，两人均被俘收入人民解放军编制，并派入艺宣队工作。

在此之前，北方战场国民党军队节节失利，解放军转瞬南下，渡江在即。尚留安庆的王、韩、施、我四人，亟须赴沪办理出国手续。那时，我与母亲、大哥宝笙、大嫂王镇以及小弟宝玮住安庆南水关一座楼房，院中一棵大银杏树高耸穿越屋顶，枝头已满绽扇形嫩叶。母亲在厢房为我整理行装。“喜欢吗？这是我替你赶织的。”她拿出一件胸背米色两袖咖啡色的绒线衣给我试了试，立即低下头把它塞进皮箱，显然不愿给人发现她那伤感湿润的双眼。当时，我本想好好安慰她几句，可是，话到嘴边便哽住了，一字也无法吐出，眼泪猛往肚里吞。

大哥、大嫂和小弟默默在旁，似乎有千言万语无从说起。突然，大哥跑进内室，拿了两本厚册给我：“这些邮票是当初父亲帮助我们搜集的，经过我和葆和继承整理，蛮像样了。如今带出去在空闲时翻翻，也可寥解寂寞。”我接下邮册非常激动，惊喜之余，突感一种莫名负担。自忖这是父亲的遗物，再加上兄长们的心血，虽称不上什么“传家之宝”，可在情感上的意义，却无物能与之比拟，我该如何去珍惜它们！

房中又恢复了使人窒息的沉寂，窗外黑黝黝一片，只有微风吹着树叶沙沙作响，一盏昏暗的顶灯发出微弱的黄光，



姐弟五人

加强了凄凉的离别气氛。

翌日一早，我们便在小东门江边会集，伴送我们的家属亲友留在岸旁，母亲不耐忧伤留在家中。我们辞别众人仓促登上渡船，乘风破浪扬帆而去，遥见大哥、小弟和其他诸人，在江边远远挥手道别，直到芦苇渐渐遮蔽了他们的身影，晨雾吞噬了一切，我才默默地念着：“别了，孕育了我少年时代的宜城！”船到江心，回首依稀可见高耸在雾层上面的迎江寺镇风塔的模糊塔影……

我们一行人渡江到大渡口，辗转抵达芜湖，王、施二人直接赴沪，我则赴宁小住向大姐辞别。但韩伯贤却在芜湖途中留下，其原因似乎是：他父亲坚持传统观念，若长子不先与养媳“圆房”，绝不允许出走。韩秉性至孝，在“父命不可违”的故有“美德”下，莫可奈何只得留下。

临行时，姐姐从私房中资助了我一些国外零用钱，数目如今记不清了。对从来没有过钱的我来说，觉得数目已经很多。此外，姐姐还给我一枚金戒指，说是如果钱花光时可以变卖。

出国前在上海那段时间，其他同学均下榻震旦大学宿舍，唯我一人住在桃源路表姐夫吴玉岱家。有时和比我还大几岁的表侄们去荡马路。值得回忆的是：曾去“兰心剧院”看了一场《孔雀胆》，内容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很相似，不知是否抄袭人家改编而成。另一次是看《浮生六记》，我非常欣赏女主角卢碧云的精湛演技，谁能预料多年后，我被聘去台湾任“台湾电影制片厂”总技师时，和她一块儿拍了好几部影片。谈起旧事，我们两人的大哥竟在安庆邮政管理局是同事，于是两人之间的友谊又加深了一层。

我们在上海等待启程时，正是解放军南下渡江前夕，整个大上海乱成一团。金圆券无限制地贬值，物价连日高涨，政府控制无策，全国经济崩溃，濒于瘫痪。记得我曾花了几十万元才买到一副墨镜！为了挽救国民党金融体系，蒋经国以太子身份出现，高呼“打老虎”口号，雷厉风行，不知多少投机取巧、囤积居奇的奸商，被打得落花流水，大快人心，其威望

之盛不可一世！可惜，这辉煌成果只落得昙花一现，结果，国民党政府只有窝窝囊囊地退避三舍、销形隐迹。这样一来，奸商们立即死灰复燃，更加肆无忌惮，警察们乘机浑水摸鱼。

期盼已久的一天终于来临。

我站在弄堂口，皮箱靠在腿旁。母亲注视着我，没有流一滴泪。我也没流泪，但脑中漠然一片，方寸缭乱无法理清，不知是喜是悲。周围送行的亲戚邻里絮絮交谈，我也无心听他们说些什么。

“黄包车来了！”母亲用手挽着我，似搂非搂，暖暖的，那么温馨感人！表面上，我还是呆若木鸡，毫无表情，胸中恰似浪涛翻滚，无法抑制。

“乱世大家境遇拮据，我本想回乡筹点钱给你在外派用，怎奈时局紧张不得成行，只得自姐姐处取得少许，就算是为母的一点心意吧！”

刹那间我清醒过来，紧紧握住母亲的手，不由悲从中来，泪如雨下……

“一个人在外没人照顾，自己多小心点冷暖。”她继续叮咛着，“逢人遇事谦和点，别盛气凌人，免得招嫌招嫉。记得吗？你曾自己刻过的一枚篆体阳文偏章，刻的是：‘与人为善伯夷风’，不是特别喜欢把它盖在你的画上吗？做人，不要忘记这句话，能让人处且让人，朝‘与世无争’去修身。一般父母都望子成龙，我却希望你淡泊名利，多追求点精神上的安逸和快感。”她顿了顿，用手轻轻理了理我额前的散发，亲切地劝导着，“你从小喜欢画画，这次去欧洲留学，没准要选修油画。孰知投身画坛，几人能出人头地？多少画家连图个温饱都成问题。我想，你最好选一门和艺术直接相关的学科，首先把生活问题解决了再去学画，把绘画作为你的所好，你的精神寄托。这样，你的作品不至于为了讨好观众而受影响。画的好坏，要看你是否具有天才和艺术修养。如果你真能不迁就外来因素，依照自己的灵感去发挥，成品即使不能出类拔萃，至少是你自己的真实作品。”

母亲的一番至理名言，使我感动得潸潸泪下，后来成为我毕生为人处世和求知理学的座右铭！

我们六人在震旦大学会齐后，随即乘出租车来到杨树浦天主堂，由将来率领我们赴西的尚（Losantos）神甫陪伴，到距离外滩很远的远洋码头上船。此时的离沪并非出国，只是先到香港等待办妥护照后再直飞西欧。震旦大学的安庆同学均前往送行。多年同窗一旦分道扬镳各奔前程，大家难免黯然神伤。天际一片灰暗，细雨蒙蒙，倍增凄切惆怅。

这是我第二次乘海轮。回忆第一次是在抗战初期，日本鬼子攻陷南京，直逼沿江各地，我全家逃难，自安徽经江西抵达浙江，结果在温州乘船到上海法租界避难。那时我尚年幼，根本不能意识到逃难的悲哀。一路上逢大道搭卡车，在乡间小路乘独轮车，翻山越岭则坐滑竿儿，内陆河乘民船或小划子，最后遇海就上了大轮船，倒十分有趣。

自温州去上海所乘的是艘意大利客轮，设备豪华。当时我们所坐的似乎是二等舱位，不复记忆，只记得我们一群中外儿童在甲板上游戏时，那些穿镶金边白制服的洋佬，站在有烟囱的最高层，好帅！他们不时向我们抛撒巧克力糖，下面甲板上的孩子抢糖，滚成一团，他们便乐得哈哈大笑……此情此景记忆犹新，恍如昨天。

这次，当我们的“戈登将军号”经过崇明岛出海时，正值子夜。由于水流交混，船身被冲击得无规律晃动，胃中翻江倒海，整夜不能成眠，使我又记起当年自吴淞口进入黄浦江时毕生难忘的滋味。

香港，这个多么诱人并富有诗意的名称！这“东方明珠”，相对华夏古老文明而言，她象征着摩登、先进。过去在上海读小学时，对香港印象最深的是，沪上电影大制片人张善琨，聘任香港新星陈云裳为《木兰从军》女主角，不遗余力将她捧得红得发紫。该片在沪风靡一时，使香港的一切被奉为时尚，尤其是那些好时髦的青年们，一到夏季，天气尚未炎热，就赶紧穿上短袖宽身的香港衫。我那时年幼，住在霞飞路，课余或假日，不是和邻居小朋友玩耍，便是随娘姨去听说书《唐伯虎点秋香》、看黑白默片《火烧红莲寺》，或是去“共舞台”看上几本机关连续剧《济公

活佛》或《锦毛鼠遇难》……《木兰从军》是时尚影片，当然不可不看。我当时虽小，看电影只看故事情节，却发觉花木兰步上征程那场戏，披铠甲跨骏马，英姿勃发，好不威风！可只见她老在一个狭窄的范围里打圈儿，根本就没有向前奔驰。孩童心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只感到别扭之至。直到后来自己从事影片摄制时，才恍然大悟，原来在狭窄的摄影棚里拍出的外景，连在小儿的眼中都过不了关。

当我们驶进港口时，遥见港湾中船只鳞次栉比，岸上高楼大厦林立，那时心跳频率陡增，情绪兴奋，不可言喻。

留港期间的开始一段时间，我们成天价溜达于市，恰似刘姥姥初进大观园，耳闻目睹都是新鲜。市区街道虽窄，商铺夹道却繁华异常。满街中外文招贴广告高挂，橱窗摊位商品堆积如山、琳琅满目。况且，由于是免税港口，其价格之低廉，尤其对我们来自通货膨胀地区的人来讲，真是难以置信。可惜我们囊中羞涩，可望而不可即，徒自望洋兴叹。结果在考虑良久后，施和我终于下了最大决心，各人买了一只自动游泳表和一对“Waterman”金笔。自我宽释一番，出国留学嘛！总该有点像样的读书工具。

日复一日地等待，不知何时获得护照启程赴西。没奈何，我们只得寻找点消遣打发时间。五月的香港，温度不亚于内陆炎夏，最佳消暑方式，莫过于沉浮海中。我们不时去浅水湾游泳，通常午饭刚毕便出发，直到黄昏尽兴始归。交通工具是电车或公共汽车，为能多载乘客，多数是双层，我们最爱上层前方座位，如此方可享尽“千里目”之趣。

暮色中抵家，蓦见门前平台上，有一娟秀身影。走近一看，原来是个妙龄女郎正在溜冰。时若春风拂柳，时若飞燕穿林，其体态之轻盈如洛神履水，那满月脸庞虽非羞花闭月，但蓓蕾初放，甜美异常。南国姑娘早熟，方到及笄年华，已姿丰肌圆，胸隆臀满。当晚，其青春洋溢的情影，不断徘徊在一个尚未满十八周岁的青年的脑际。

翌晨探询后，才知道她是门房的小姨，时常来姐姐家走动。

有天黄昏，我正在凭栏远眺变化万千的金乌西沉，心头思潮澎湃，遐想西欧暮色，是否如此瑰丽？一丝离愁油然而生。偶然间，下意识感觉身后有人走动，回首一看，却是那梦寐以求的姑娘在不远处经过，四目相投，均报以微笑。于是，我走近她开始搭讪：

“好闷热！没一丝海风。”

“还好，我们习惯了。不像你们上海人……”她用极不标准的国语回答——通常，一般广东人把广东以北的内地人都叫做“上海人”——她顿了顿，问道，“阿姐说，你们要去西班牙留学，是吗？”

“不错，我们正要去那里留学。你知道西班牙吗？”

“我只知道一少少西班牙，在新闻片上看到的。那里有斗牛，有跳舞，好靓啊！”

“我叫 Miguel。”我想知道她的名字，所以预先报名。

“米一格—尔。”她依样画葫芦，把每个音节拖得很长照样念了一遍，然后迷茫地问道，“你姓米吗？”

“哦，不！我姓张。这是我的西班牙名字，相当于英文的 Michael……”

“Michael, Michael, 吾悉得！在美国影片中，很多明星都这么叫。”没等我说完她便插嘴说道。

“那么，你的名字呢？”这下我的机会到了。

“……阿好。虽是小名，大家都这么叫我。”

“阿好，阿好。”我重复了一遍，瞟了瞟她春风和悦嫣红的脸，“那么，我以后就这样称呼你好了。”

彼此投以会心的微笑……

自此以后，阿好来她姐姐家走动，似乎较前频繁得多，一般是黄昏，在姐姐家晚餐后，便到后院或平台散步。我则每天下午，耐心等待着暮色降临。虽未“人约黄昏后”，也按时看看伊人是否到来？哪天如果扑个空，心中顿感一片失落，夜间便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如果见到她，虽称不上花前月下的诗意交往，仅仅藉广东话夹杂国语，天南地北、杂乱无章地交谈